

春天总要把自己放飞一回。我们虽在同一座城市，却也数年未曾相见。难得春光正好，便邀约去沪瀾桃花潭，赴一场春日之约。

清晨的薄雾如淡烟，轻笼着桃花潭万亩碧波。潭水静谧如镜，映着岸边树木倒影与初醒的云影。清润微凉的空气混着草木与泥土的淡香，轻吸一口沁人心脾。千米桃林临水而立，粉白、浅红的花苞缀满枝头，晶莹露珠凝于花瓣。风过处，花枝轻颤，露珠顺着花瓣的弧度滚落，砸在草叶上碎成星点。阳光穿过枝叶缝隙，在水面投下斑驳光影，随波晃荡成流动的碎金，连潭底的青苔都被映得透亮。

我们沿镜水栈道徐行。一侧是繁花垂枝、香风拂面，一侧是清波微漾、水色清浅。“看，那就是山桃花！”妹妹指着前方惊喜呼喊。我忙走近细看：浅粉花瓣薄如蝉翼，边缘晕着淡淡绯红，层层叠叠簇拥着嫩黄花蕊。枝丫斜逸横出，树干苍劲嶙峋，凹凸不平的肌理间，藏着向上生长的力量。微风掠过，花瓣簌簌落在我们肩头、发间，散于草间，浮于水面，随微波缓缓漾开，铺成一条暗香浮动的“花溪”。

我笑着拂去散落在姐姐发间的花瓣，指尖仍留桃花甜香。我们恣意在树下嬉戏打闹，沐浴在“桃花雨”里。风里花香愈发浓郁，远处潭水与天边流云连成一片，忽然想起古人所言“花开花落总关情”。原来最动人的春色，从来不是花开时的惊艳夺目，而是花落时的从容淡然，不怨春风，不恋枝头，坦然归于尘土，只为下一季的重生。望着漫天飞花从容飘落，我心中顿生对生命轮回的敬畏与安然。

漫步在春天旷野里，将心事彼此倾诉。听闻姐姐在丈夫离世后，将婆婆接来悉心照料三年，我和妹妹由衷敬佩。桃花依旧盛开，春风岁岁而来，妹妹却仍因兄长离世黯然神伤。我轻声问姐姐：关于生命，你怎么看？她平静答道：“活着就是到世间体验来了，体验完了就回家了。”

很长时间，我不愿谈及死亡，总觉得还年轻，话题太沉重，思考遥远的未来为时过早。可步入知天命之年，身边离别渐多，我选择不再逃避，而是让自己正视。眼前花开花落，让

## 漫步春天

○潘亚文



豆包 AI生成图

我顿悟生死本就是自然轮回。活着与死亡，才是生命最完整的乐章，而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。死亡亦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于人类和社会而言，去了，来了，如此往复，才能生生不息，才能世代更迭。

多年未见姐姐，岁月未添风霜，反倒让她愈发优雅从容。我时常在网上看见70后的她与00后同框跳舞，身姿轻盈，光彩依旧。谁能想到，曾经连自己都照顾料不好的她，在丈夫病逝后，既要侍奉婆婆，又要照顾三个孙辈，偶尔还要兼顾父母，却依旧把日子过得鲜活精彩，成为全家人最温柔的依靠。生活的风雨未曾击垮她，反而让她在磨难中拔节生长，活成了生命最美的模样。她以豁达心态直面世事无常，以从容胸襟接纳事与愿违，还在缺憾中活出人性之美。

我们只活这一生，对待生命不妨勇敢一些。去主动挑战、去努力改变、去大胆突破，让生命力始终蓬勃向上。每一次困境中的自我对话，每一次突破后的成长蜕变，都是对生命本质的靠近。从混沌到清醒、从依赖到独立、从怯懦到勇敢、从无助到从容、从脆弱到坚韧、从执念到放下，每一次觉醒，都是一次生命升华。在磨难中沉淀心性，在挫折中圆满自我。

很多人活在外界的期待与世俗的标准里，为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，为了追逐功利而遗忘初心。可生命的本质，要求我们打破外在的枷锁，直面真实的自我：清醒认知自己，洞悉世事规律，坚守内心的秩序。知晓自己的热爱与追求，明确自己的底线与原则，方能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豁达不是脱离尘世的清高，而是入世后的清醒与热爱、自在与坦荡、从容与欢喜。生命本无意义，一切的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。

生命是人生最厚重的底色。我们终其一生，都在将这底色描绘得斑斓丰盈，如春日桃花，不负时光，安然绽放。而那些陪你历经风雨、懂你惜你的人，让平淡生命有了温度，让漫长旅途有了光亮。

愿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春日里，不负自己，努力绽放；不负相逢，珍惜知音，让生命因陪伴更丰盈，因相知更滚烫。

父亲虽是军人出身，虽曾被授予军衔，但在今天归类，应属文职人员。他曾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大夏大学的大学生。参军后，在1949年8月随叶飞三野十兵团解放福州，后来分配到了福州军区宣传部工作。无论模样还是为人，父亲永远不改书生本色。他常年腰板笔直、英气逼人，而且，父亲的身体一直硬朗、健康，和一年到头离不开药罐子的孱弱母亲相比，父亲几乎可以算是结实得像条牛。

但是，2004年6月，就在父亲刚刚做完80岁大寿的生日不久，突如其来脑溢血击倒了父亲。尽管经钻孔引流解压救活了父亲，而且术后恢复良好，但是，自从这场大病以后，实事求是地说，硬明笔直了80年的父亲的腰板开始弯曲了。加上随之而来的腰椎骨质增生，父亲几乎成天向偻着腰身，为接踵不断的大小病痛所折磨。于是乎，父亲仿佛一夜之间缩小、向偻成了一个小老头儿。想想也是，毕竟都是耄耋之年的人啦。这让我顿悟为什么人们称呼年轻人“大小伙子”，称呼老年人“小老头儿”的道理了。人老了，身体确实在不断的萎缩中啊。这让相濡以沫了50年的母亲心疼不已，看见我就唠叨：“你看你父亲，你看你父亲，怎么一下子人就变小了呢？”

在施家三兄弟眼里，父亲曾经是令人生畏的一家之主。尤其在我们的童年时代，父亲简直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“暴君”。他管教儿子极其严厉——从不许我们和邻居小伙伴争吵，包括我们兄弟之间。一旦发生，不论谁对谁错，抓回家就是下跪反省，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抽打屁股——长大后母亲说，父亲固然管教严厉，但毕竟是读书人，懂得打屁股不会打伤孩子。可是，让儿子下跪，这实在是伤尊严的事，父亲却不理睬。大概，这种惩罚手段，是幼时念私塾的父亲从旧式教育模式里学来的吧。而且真的恼火起来，父亲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会劈头盖脸大耳光抡过来的。母亲为此常说，“老大”——就是我这个大儿子——小时候最吃亏。因为我从小最倔，挨打从不讨饶。有一次挨打，是在冬天，打得浑身大汗的父亲，先是脱棉衣，后是脱毛衣，再是脱毛裤，最后连内衣都脱掉了，我还不讨饶。母亲在一旁急得劝道——“儿子啊，你就认个错吧，你看看你父亲还能脱什么了？”这才知道，虽然挨打痛在我身上，可大人居然也有下不来台的时候。就为了父亲蛮横无理的管教方式，我的上小学的小弟弟在一次挨耳光后对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长大了，我决不养父亲！”

无独有偶，在我三十多岁有了儿子后，大概是在儿子5岁左右，因为太捣

# 我的父亲

○施晓宇

蛋，一次我重重打了他，而且不许爷爷奶奶过来“护驾”。事后，儿子抽抽答答地恶狠狠对奶奶说：“长大了，我决不养爸爸！”

因为父亲的严厉，因为父亲的管束，从小我们都是对父亲敬而远之。直到我高中毕业，18岁到闽北山区插队劳动后，对父亲的敬畏才开始消解——因为父亲的威严鞭长莫及了。相反，每回收到母亲的来信，上面必定有父亲密密麻麻的补充——那是父亲用小楷毛笔（父亲一辈子使用毛笔，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）在母亲的信上做的“批注”。开头照例是：“你母亲说的我就不重复了，只补充两点……”

这两点往往不止两点而有三点四点之多，第一点总是要我“劳动之余，认真学习”。第二点总是要我“劳逸结合，注意身体”。每回来信，干巴巴的不外如此，才知父亲其实是最会“重复”的人。也正是在这种乏味的“重复”和“批注”中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严厉的父亲也有关爱、亲情的一面。

父亲的严厉荡然无存，是在我的儿子施诺亚出生以后。当了爷爷的父亲转眼间变成了慈祥和蔼的“弥勒”，因为在这时，父亲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人了。65岁的父亲转眼间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——他从此再没打过孩子。其实早在10年前，我们兄弟三个前后脚考进大学后，父亲就再没有“动粗”过。甚至到了孙子面前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“暴君”和其他当爷爷的老人一样，自己主动降格成了“孙子”——“当牛做马”“任劳任怨”，根本就未敢动过孙子一根手指头。父亲，这个所谓有知识有学问的书生，终于深受“孔孟之道”的茶毒，与中国绝大多数的老人一样，心甘情愿地成为不讲原则的“慈爷”。

我是父亲的长子，据母亲说，1955年她怀上我时，正是父亲在部队被错误打成“胡风分子”关起来审查的艰难时日，心气高傲的父亲出于自尊和愤怒，准备偷偷结束生命。就在这时，他知道了母亲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消息。有孩子就有了希望，也有了责任，父亲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活了下来。所以，尚未出世，我与父亲就有了“生死之交”。可是除了生活讲究卫生、有规律，学习的书籍用品摆放整齐和任何东西从不乱放外，我的许多生活习惯与父亲是不一样的。尤其在饮食上，

视频，信奉哪家的道理。它们用你点赞过的视频、停留过的页面、搜索过的词语，编织一个无比“懂你”的世界，让你沉浸在量身定制的、舒适的“共鸣陷阱”里。古代的陷阱用权威压服人，现代的陷阱，用“你想要的”取悦你、囚禁你。真正要跳出陷阱，或许始于承认：那困住我们的，往往是我们自己最珍视的、

父亲爱吃芋泥、莲子等甜食，我不喜欢；父亲爱吃年糕、粽子等黏食，我不喜欢；父亲爱吃猪肝、羊肉，我不喜欢；父亲吃东西讲究清清楚楚，不爱大杂烩，我却喜欢大杂烩，更喜欢鱼汤泡饭吃。

过去，每当我把鱼汤拌入米饭，父亲就会嫌弃地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个老大，怎么这么不清楚！”就像我喜欢海蜇蘸虾油吃，父亲更是嫌弃地几乎要捏住鼻子怕虾油的腥味。现在，我依然还是这样吃法，父亲仍然嘟囔着同样埋怨的话，却是带着理解、疼爱和宽容的笑意说的。于是，他表面是批评，口气却分明透着认可。母亲还私下告诉我，说父亲在背后与她交谈时，夸“老大”为人孝顺善良，就是脾气倔。

对了，父亲是个性急的人，容易发脾气。男人有几个不性急、不发脾气呢？可患过脑溢血的人最要紧的是不能性子急、发脾气。每回我去看望父母，一进门母亲就要告状，说父亲又莫名其妙发脾气了。我就去“指责”父亲。父亲就像“老小孩”一样，有点理亏地底气不足地小声辩解，意思是母亲不好，惹他生气发火。我就再次——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话——主题只有一个：就是有天大的事，您也不能生气、发火，否则容易导致旧疾复发！何况，两个耄耋之年的离休老夫妻，待在家里又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？

“您已经没有‘资格’发火了，您知道吗？”我批评说。

“唔唔。”父亲显出理屈词穷又怪母亲多嘴的神情嘟囔着。得胜的母亲于是带着心疼又唠叨开了：“你看你父亲，你看你父亲，怎么一下子人就变小了呢？”

“你不要当着面这样说父亲，很伤人心的知道不？”明明理解母亲的好意——母亲爱父亲胜过爱她自己，我还是不愿意母亲这样把父亲身体向偻萎缩的真相挑明。我懂得，我是有一点阿Q了。我情不自禁走过去，拍拍父亲曾经结实如今肌肉开始松弛的肩膀，安慰道：

“爸，你一点不老。你已经很能干了，83岁的人了，有这样的身体腰板很不容易了！你儿子我都不敢保证能活到你这个岁数呢！你要活到90岁去！”

我说的是安慰话，也是真话。而且，我居然敢拍父亲的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的肩膀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可这确实是事实。在我们父子关系进行到半个世纪之后，我们父子的关系才真正恢复到水乳交融的“邦交正常化”。难怪已经过世的我们江苏的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，发表在我曾经长期任职的《福建文学》杂志上，题目就叫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。

用意义编织的罗网，而出口，可能就在我们停止编织的那一刻，在我们敢于拆解第一根丝线的地方。为此，首先，我们不要困在“能不能成”的纠结中，而要用行动代替内耗；其次，打破宿命论的主观幻觉，让进步可见、可循；再次，不相信任何“预设剧本”，而是成为自身命运的掌控者。总之，破解自陷陷阱，最强大的力量不是颠覆性的理论，而是建设性的、持之以恒的日常实践。当你踏上那片实在的、粗糙而自由的土地后，你会发现，世界是如此的广阔而美丽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## 跳出自陷陷阱（6）

○墨耘

深夜，当你盯着手机屏幕，一遍遍刷新那些熟悉的视频时，那些App，比任何一个算命先生都更懂你。它们知道你喜不喜欢哪类文章，爱追哪个明星，爱看怎样的

### 诗歌苑

## 走过高原上的清涧城（外一首）

○贺永军

在落雨的日子，并且是北方的春寒里  
走过高原上寂寥的清涧城  
那个三岔路口  
一头往北方，一头往宋朝  
另一头通往梦乡  
在名叫石咀驿的驿站卜卦问路  
只与你错过一瞬间  
一头隔了千里，一头隔了千年  
另一头隔了千思万想

梦中的清涧河岸上阳光暖暖  
我一边在河里饮马  
一边看着你把一柄刀磨得雪亮  
我们面对面站着  
却隔着一千年时光  
你刺杀一百次，却无法伤到我  
终于知道我们并不在同一个世界  
各自回头，打马而去

### 那个叫作清涧的地方

斟满酒杯  
我看到整整一个世界的红高粱  
像野火一样燃烧在塬上  
又捧在你的手心里  
灼烫的眼泪汪汪

当我一饮而尽  
从此忘掉来的方向  
只记得那条路漫长漫长  
要经过一个又一个月亮  
才会到达那个叫作清涧的地方

寂静的石板街上  
那一天走过一个白衣飘飘的姑娘  
让我想到天山上冰雪茫茫  
记忆像雪片一样  
纷纷扬扬从天而降

所有的爱都不声不响  
黑夜背着白天忧伤  
白天的眼睛偷偷泛着泪光  
那些远离而去的人和村庄  
有的正在路上徘徊  
有的正在去往那个叫作清涧的地方